

# 简论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核心地位

付 臻

(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44)

**摘 要:**中国传统哲学中充盈着对真实人的深沉关切。首先,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话语对象始终是人;其次,在对人的本性评判、认知能力、意志情感等内在方面,中国传统哲学总体上给予积极的肯定;再次,在分析人与一定程度上外在于个人的自然、家庭及社会的关系到,中国传统哲学处处彰显和高扬了人的责任和价值。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人;人文本质;人文关怀;人的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5-0017-04

中国传统哲学是对几千年来经过历史积淀凝结而成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度抽象和自觉外显。就具体内容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极为宏厚博大而精深复杂,但总体说来,居于其核心的“魂”则清晰而鲜明,即是对既入世、又出世的真实“人”的关切和思考。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核心地位,关注人、尊重人、肯定人、推崇人的特质,弥漫充盈于中国传统哲学之中,始终表达着对人的生存意义、发展方式和内在价值的执着探求与深思。

## 一、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话语对象始终是“人”

中国传统哲学的论域几乎涉及了西方哲学的所有范畴,但其核心话语对象始终是人,而不是人之外的宇宙自然、宗教世界或技术器物。即使是对于宇宙本体的探索,对超越现世之彼岸世界的冥思,抑或是对与人根本对立的科技器具的潜心研制,中国传统哲学也都从未完全离开人,而是在根本上都围绕人展开。

### 1. 古代宇宙论的人文本质

任何民族的哲学首先都是从对自然环境的探求和对神奇宇宙的想象开始,但同样的话题可以蕴含不同的发展方向。中国神话所涉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描绘了具有牺牲精神的人类领袖率先征服恶劣自然条件的壮举,比如盘古开天、后羿射日、愚公移山。这与素有西方文化渊源之称的古希腊神话有所不同,后者所构建的多是各种超人类之神纵情享乐或肆意杀戮的场景。同样,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带有哲学思想的著作《易经》,与古希腊哲学家在对待宇宙与人的关系上也有本质的区别。《易经》虽也论及构成宇宙的五种元素以及季节更替等自然现象,但其最初目的是用于占卜人事。而古希腊哲学家则把有关宇宙和人的论述分裂开,宇宙自然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人的成份只占其中一小部分。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哲学家更持久深入地把对自然的解读基于人类利益之下。即使离民事最远、讲宇宙论的一派“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汉书·艺文志》),阴阳家们不仅观天象以为民时,甚至作为其宇宙论基础的阴阳原则,也是借

收稿日期:2013-07-20

作者简介:付 臻(1979-),女,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价值哲学。

助于人之男女性别来作为表征<sup>[128]</sup>。

### 2. 化神道为人道的宗教命运

在古代社会,由于人在与天较量过程中的种种不确定性,使人与天的关系被进一步具象化为相对可以把握的人与宗教的关系。欧洲中世纪就是宗教统治的时代,宗教凌驾于人性之上作威作福。而宗教在中国的命运则不尽相同,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而非宗教,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一是拒斥,二是利用。在中国思想史上,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无神论思想家,如先秦荀子、汉代王充、东晋范缜、明代王廷相、近代严复等,无一不在对宗教的揭露和批评中,肯定了人的本位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虽然为鬼神留下了一片存在的空地,“但却极大地削弱了鬼神的作用和地位,把人事、人的命运从鬼神的支配下解脱出来,交给人们自己掌握”<sup>[160]</sup>。孔子不仅告诫弟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还将迷信观念中具有精神性、主宰性的鬼神解释为物质性、自然性的存在,认为圣人重视鬼神,目的是利用它来强化人的伦理关系和道德常识<sup>[167]</sup>。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以黄老思想为开端,以教导长生之术为宗旨,某种程度上也蕴含着一种征服自然的人文精神。至于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与本土文化进行了长期的磨合交融,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异。佛教能够在中国生存并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和鲜明的变化,就是将来世原则转化为现实原则,使神道从属于人道,在事实上不自觉地将神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渡于人。

### 3. 技术在人的范围内

中国具有历史悠久而先进精湛的纺织、锻造、烧制陶瓷等技术,但中国先人对器具的发明创造,根本主旨在于“赏心悦目”,即制作成精巧的艺术制品供人把玩愉悦。西方社会历经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加快了人类文明的步伐,但其实质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最大限度地创造物质财富和剩余价值,哪怕这种技术的滥用可能会形成对其他社会阶层的生存威胁,或是对人类生态的恶化。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重人思想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于技术的态度,技术的开发与运用被纳入人的内在提升与道德超越的价值体系之中。这种对人的关注,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朝向人心内在的体验,而非人之外在的物化。梁漱溟指出,在西方人生态度的指引下,机械的发明源自于人“一面追求物质幸福,想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一面从他那理智剖析的头脑又产生科学”<sup>[166]</sup>,西方文化沿着科学的道路前进,虽取得了辉煌成就,但走到后来便毛病百出,而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就是中国人看到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sup>[181-188]</sup>。

## 二、从内在向度看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的肯定

总体上说,中国思想家对人的本性评判、认知能力、意志情感上,基本都持肯定的态度,通过对人内在要素的关注和肯定,引导人实现对道德价值的追求。

### 1. 确证人具有向善的能力

西方哲学总体上普遍认为人性本恶。人性善恶是中国传统哲学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但无论持何种观点的流派,都承认人有向善的可能,且根本目的都是劝人为善。儒家创始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认为“推己及人”是“仁”的实践。儒家理想主义派的代表孟子提出人性本善,认为人生来皆有“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端”只要充分发展就能够变成儒家所推崇的四种“常德”仁义礼智,继而变成圣人。儒家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本恶,但是其本意并非要贬低人,相反,指出在后天的修为中人可以为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人为)也”(《荀子·性恶》)。佛家更是相信人人皆有自我度化的可能,即使最恶的人,也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 2. 对人之认识能力的肯定

与西方哲学相比,不可知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和影响极其微渺,或者说,中国思想家中很少有人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儒家讲“格物致知”,朱熹提出“万物之理,俱备于我”,认为通过对外界事物的调查研究,可以扩大对永恒之理的认识。中国名家哲学致力于“名”与“实”问题的分析,在中国哲学思想中揭示出一个形象之外的世界,虽然也提出相对存在论,即事物都在不停地转化为别的东西,但其归处却不是西方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而在于“万物皆一”,指出事物之间没有绝对的不同,也没有绝对的隔离,从而将似乎不可知的变动不居化为可以推知的“一”。道家继续发挥了名家所揭示的形象之外的世界,老子提出道是万物之本原,不可言说、无法

命名,但并不是说道不可认识。人的内在认识活动,除了可以把握外在世界外,还体现在“对道德观念的体认,对道德情感的体验,和对道德境界的持守”,这种认识属性“从属于实践属性”<sup>[216]</sup>。中国古人认为,人的内在道德修为获得的不是纯粹的知识,而是内在人格完善和德性圆满,相对于纯粹的认知,是对人作为认知主体的价值的进一步肯定。

### 3. 对人之意志品质的弘扬

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体现着一种强烈的特质,即具有推崇持守道德和献身道德的顽强意志和勇气。虽然不同派别的不同哲学家,对道德内涵的具体表述各有不同,但作为个体对道德的自主担当却不因学理的不同而减轻或豁免。个体在确立自我道义作为人生目标的同时,也选择了压在肩膀的重担。孔子所倡导的道是仁义之道,因此提出“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泰伯》)、“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等。中国古人对意志品质的推崇,更多的不是来自外在的强制压力,而是内在的主动承担,是以有限的生命来追求无限的道德涵义,在这一过程中彰显出意志和毅力的作用,体现出沉重悲壮的人生格调。

## 三、从外在关联看中国传统哲学中人的主导地位

中国哲学的人文关怀,不仅体现在对人内在主体意识的重视、肯定和教化,还表现在对人的外在向度,在对人与外在于自我的自然、家庭及社会之间的关系分析中,进一步反观和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

### 1. 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

古人云,“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中国思想家始终认为人与自然是内在统一的,人生于自然之中,是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具有独立而重要的价值,是天地万物精华所在,人和自然的真正关系应当追求融洽完满的“天人合一”境界。荀子认为,人与天地构成了“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荀子·天论》)的鼎立为三的格局,并进而指出,人应该认识、利用和驾驭自然,充分肯定了人在自然面前的自主地位和能动作用。在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方面,庄子的“齐物论”表达出事物本质上并无差别的观点,张载在《西铭》中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二程认为“天地之用,即我之用也;万物之体,即我之体也”(《河南程氏粹言·论学篇》),王阳明指出“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传习录下·卷十六》),等等,都体现了人内在统一于自然的思想。与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传统不同,中国哲学始终强调人是自然有机整体中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相互依赖而非对立的关系。

### 2. 人对家庭的注重和责任

中国文明源于农耕文化,男耕女织的家庭组合,是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也是一切物质文化形成的前提和归宿。在中国人眼里,家是最高的社会存在,是个人的生存基础,一切社会关系几乎都是家庭关系<sup>[217]</sup>。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和从属于家庭,同时对家庭也担当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进而基于家国同构的思想,把对家庭的责任演化为对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内在义务。传统思想家正是从作为家庭个体的人的言行来探讨人所特有的价值品质。孔子赞同“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的道理,认为孝悌之礼是君子人格的重要部分,只有孝顺父母,尊重师长,爱亲近的人,才能推广开来侍奉好君主,做好臣子。个人和家庭的关系不仅限于一种加强个人修养的自觉行为中,还连同君臣关系一起被紧紧束缚于一整套严格的道德准则之下。西汉董仲舒提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春秋繁露·基义》)。他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全面系统论证,甚至升格为宇宙法则,从而也赋予了人履行君臣父子夫妇之道以神圣使命。

### 3. 人对理想社会的担当与追求

中国传统哲学家在关注提高人之内在修养的同时,也倡导人在社会中的实践作为。“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社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中国文化中道德与政治的统一。这是中国传统哲学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sup>[218]</sup>。完善的人格既要有内在的精神境界,又要有外在的社会担当。内圣外王是古代思想家基本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内圣”是一个人致力于心灵的修养而达到理想的精神境界,是人的内在人格提升;“外王”则是将修养所得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而实现内在价值,是向外在事功的转变。内圣与外王的结合是人的自觉追求,也是必须的社会责任。张载有言:“圣人苟不用思虑忧患以经世,则何用圣人?”(《横渠易说·系辞上》)即使看似出世哲学的道家 and 佛教,也并不是劝人完全脱离社会、隐居独活。道家所主张的无为,并非什么也不做,而是告诫人行事要

顺应事物的本性,不可过分,在必要和顺乎自然的范围内做事。对理想社会的责任承担,既是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终途径,“与大同理想相联的是中国哲学注重人身修养,提倡达到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至善境界”<sup>[7]</sup>。中国传统哲学看重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主张改造天下、有所作为,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参考文献:**

- [1]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 [2]惠吉兴. 中国哲学精神[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 [3]安德义. 论语解读[M]. 北京:中华书局,2010:10.
- [4]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5]酃 正.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5.
- [6]王 杰. 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N]. 人民日报,2009-03-24(7).
- [7]许全兴. 中国哲学精神简论(下)[J]. 理论前沿,2001(18):11-12.

## **On the Core Position of Huma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Fu Zhe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Deep solicitude for real human permeates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which can be proved by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core discours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focuses on man throughout; secondly, it shows th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man's nature, cognitive competence, willpower and feelings and so on in view of man's inner quality; thirdly,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highlight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value of human involved in external connection to the nature, family and society.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human; the humanity nature; humanistic concern; subjectivity

(责任编辑 石丽娟)